

第十一讲

《永远的尹雪艳》中的象征

一 什么是象征的文本

文本的概念在总序中已经有过详细的论述，此处不赘述。这里首先要讲清楚什么是象征。

在英语中，象征与符号常用同一词“symbol”，这造成了使用上的混乱。在汉语中，象征和符号是两个词，很容易区分。象征是一种二度修辞格，在本质上原先都是比喻，“是比喻理据性上升到一定程度的结果”^①。因为象征与被象征之物，可以取其相似性，也可取其邻接性，因此，象征与比喻在本质上无法区别，在语言修辞中难以清楚地区分比喻与象征。例如用明星做广告，就是取其邻接性，让人误以为用了此产品就可以像明星那样具有气质与风度，产品成为风度与气质的象征。而这一点无法在语言修辞学中进行准确的描述。象征与比喻的主要区分是本体与喻体之间关系的区别。象征是比喻的叠加，是比喻的变异与积累，是比喻理据性上升到一定程度的结果，因此象征的意义所指总是比较抽象的，是一种“精神境界”。例如佛教中用莲花象征纯洁，而不是用莲花比喻纯洁；又如西方用橄榄叶象征和平，而不能用其比喻和平。

刘熙载在《艺概·辞概》中说：“山之精神写不出，以烟霞写之；春之精神写不出，以草木写之。故诗无气象，则精神无所寓矣。”意思就是

^① 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03页。

说，烟霞、草木这些实在之象，象征的是山、春之精神，所指内容属于抽象概念的范畴。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我们也可发现这个特点，凡是要用一个具体的意象去指代另一个具体的意象，往往是比喻，而用一个具体的意象去指代一个抽象的概念，往往是象征。例如，月亮意象，如果与眼睛、盘子等关联，则是比喻，可以还原为眼睛像月亮、月亮像盘子等明喻；如果与思念、故乡等抽象意义发生关联，则是象征，不能还原为明喻。我们不能说月亮像思念，月亮像故乡，但可以说月亮象征思念，月亮象征故乡，等等。所以，所有的象征，都是由比喻发展而来，当其发展到抽象概念，就成为象征。

这一理解象征的方式，与西方象征主义诗歌流派的理解基本一致。《罗伯特法语大词典》在解释象征主义的时候，用了瓦莱里（瓦雷里）的定义：“象征主义一词一方面让人联想到朦胧、神奇、对艺术的不懈追求；另一方面也从中发现了难以言状的美学精神或可见与不可见的事物之间的应和关系。”“可见与不可见事物之间的应和关系”才是重点，“可见的事物”就是上文所说的意象或物象，“不可见的事物”就是这种抽象的精神。后来的让·莫雷亚斯对象征主义的定义与此基本一致：“象征主义诗歌反对说教、宣言、错觉，客观描写，力图为理念披上感觉的形式，但是这种形式并非目的，而用来表达理念。”^①波德莱尔一般被认为是象征主义的鼻祖，他提出“宇宙是一座象征的森林”的观点，“认为客观世界就是主观世界的象征，文学作品应着重表现人的直觉和幻觉”^②。按照象征主义的诗歌理论所述，象征的目的是表现不可见的主观理念世界，而这个世界不能直接诉诸我们的感觉，因此需要用可感的客观世界中的物象予以暗示。由于暗示的意义具有不确定性和朦胧性，象征表现的意义往往是晦涩、多义、不确定的。象征主义所说的象征只是一种表现抽象观念的方式，暗示是其基本方法与原则，其实与上文所说的理解基本上是一致的。象征主义所说的象征，既有文化累积起来的象征，又有特定语境中的象征。

由于在不同的文化之中，比喻积累的过程和方式不同，同一意象可能

① 户思社、孟长勇：《法国现当代文学流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版，第7页。

② 刘文孝：《外国文学的艺术发展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36页。

具有不同的象征意义。例如在中国文化中，白色可能象征丧事、恐怖，而在西方文化中，白色则象征纯洁。所以，中国丧服多为白色，而西方的新娘子的礼服为白色。象征是文化累积到一定程度的结果。文化可以赋予一个意象较为固定的象征意义，某一主体也可以在特定的语境中将具体的意象或形象用来象征一些抽象的意义，这种象征被称为“私设象征”。私设象征经社会的反复使用，意义累积到一定程度，就成为社会性的象征。例如屈原用“兰草”象征君子的修养与情操，后来就成了一个具有社会性的象征意象。赵毅衡认为，要形成一个携带精神意义的象征，有三种方式：文化原型、社会复用、个人创建^①，此判断非常全面地概括了一个象征意义产生的过程和形式。

上面所谈的象征，几乎都局限于意象的象征或概念的象征，但是上述象征并不涉及人物比喻或人物象征。一个人物形象，往往被看做一个复杂的意义整体，它既可以是一个比喻，也可以是一个象征。当我们谈论某一个人像另外一个人、一种动物的时候，用的是比喻，但是如果我们把一个人物看做某种抽象的概念的时候，则是用的象征的思维方式。一个叙述文本一定要卷入人物与情节，而人物与情节都不是一个单纯的意象，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如果人物与情节有了抽象的意义，那么它就演变成一个象征。

所谓象征的小说文本，就是一个小说文本卷入的所有人物和情节，整体上成为一个抽象观念的载体。象征的小说文本与概念化的小说文本的最大区别主要有两点，其一是象征的小说文本不会有叙述者或人物直陈观念；其二是象征的小说文本的意指是多向的，并非只有一解。概念化的小说的人物和情节都是单义的，而象征化的小说文本的人物和情节都是复义的。本讲以台湾小说家白先勇的《永远的尹雪艳》为例，说明象征文本的意义的分析方法。

二 《永远的尹雪艳》中的人物象征

上文说过，任何象征，其本质都是比喻。任何比喻，都以本体和喻体

^① 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08页。

之间的相似性或邻接性为连接基础。所以，象征的象征体与被象征体之间也必然以相似性或邻接性为连接基础。例如玉玺象征皇权，是取邻接性；太阳象征热烈，是取相似性；红色象征革命，是相似性与邻接性的叠加。因此，对象征文本进行分析的要义，首先是要选定象征的对象，象征的对象一般是意义朦胧、无法确定其意义的对象。其次是要找到一个抽象的概念，用“试推法”进行相似性和相关性测试，如果能够找到足够多的共同点，那么这一象征对象就很可能是该抽象概念的象征。

《永远的尹雪艳》最让人迷惑不解的就是尹雪艳这一形象。尹雪艳不是一个现实中存在的人，这个人物形象违背现实的常识和常理，她身上有几个让人不易在常识和常理中理解的“谜团”：第一个谜团是她总也不老，是一个“万年青”；第二个谜团是她命犯白虎，凡是占有了她的男人轻则丢官败家，重则丧命，她是一个“煞星儿”；第三个谜团是她极具魅力，人见人爱，迷倒了所有的男人，也迷倒了几乎所有的女人，是一个超级“狐狸精”；第四个谜团是她极其薄情，对一切为其所伤的男人都绝情寡义，毫不同情，是一个“冷血人”。尹雪艳不可能是一个现实人物，“万年青”挑战了人们的时间观念，不合常识，其余几点挑战了常人的情理。所以，尹雪艳只能是一个象征。那么，尹雪艳象征了什么呢？下面提供几种解谜的思路，用以说明象征的小说文本意蕴的丰富性。

（一）“红颜祸水论”的解法

持“红颜祸水论”的学者不少，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是严英秀的《浅论白先勇〈永远的尹雪艳〉女性形象塑造的缺失》^①。该文认为尹雪艳形象是“作者承袭了中国古典文学的红颜祸水论和西方文化中的厌女意识创造出来的一个概念化的人物形象，是男性文化视域下被物品化、符号化的缺失了主体人格的女性形象”。该文论者站在比较纯粹的女性主义立场，将象征性的人物形象与现实中的女性命运联系起来，虽然其观点褊狭，但是却发现了一种颇有意思的读法。用这种读法仍然可以找出上述四谜团的答案：尹雪艳就是“永远存在的红颜”的象征。“万年青”是指红颜存在的永恒性；“煞星儿”就是红颜祸水，红颜永在，则祸水永在；“狐狸精”

^① 载《华文文学》2004年第4期。

就是说“红颜”永远诱惑男人，是使男人丧失心智、败家送命的根源；“冷血人”就是“红颜”的本质特征，她只管迷人乱性，不管其他。按这个解法，《永远的尹雪艳》是一个阐释“红颜祸水”的文本。其中隐含了一种男权主义思想。用这种思路读小说，自然很难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永远的尹雪艳》中的女性并不只有尹雪艳一人，为何只有尹雪艳如此迷人？关键是她迷倒的不仅仅是男人，无数的女人也被她迷倒，怎能将其看做“红颜祸水”？所以，“红颜祸水论”看似站在女性角度对女权的维护，实际上是站在男性的角度对女性存在的忽略。尽管如此，这也不失为一种有启发性的分析思路。

（二）“欲望象征论”的解法

“红颜祸水论”之所以显得偏颇，是因为它对尹雪艳形象意义的抽象程度不够。将“红颜”进一步抽象，可得“欲望”之意，于是便有“欲望象征论”的读法。例如刘俊在《论〈永远的尹雪艳〉》^①一文中说，“如果说作者在尹雪艳身上注入了某种‘神性’的话，那它的一个基本特质似乎首先应该是‘欲望’”，因为被尹雪艳吸引的人主要是被自己的欲望左右。刘燕在《解读“尹雪艳”身上的谜团》^②一文中也持此看法，认为“对于这些男人来说，尹雪艳就是他们财富、欲念的投射物”。与前一种读法相比，这种解谜方式更加容易让人接受，因为它没有将视点固定在一种性别之内。尹雪艳不仅象征了男性的欲望，也象征了女性的欲望，小说中的其他女人们都希望拥有尹雪艳所拥有的，所以才会千方百计地与她在一起，向她学习迷住男人的本领或获取虚荣。不同性别、年龄与职业的人们，仅仅是欲望不同而已，每一个人在尹雪艳处都可以各取所需。

从这个意义上看，尹雪艳象征人类永远不灭的欲望。“万年青”就是指人类欲望永不终结，只要人存在，欲望就会存在；“煞星儿”就是指人永远被欲望牵引，总会因欲望而招致灾难；“狐狸精”就是指人类欲望美丽动人的幻影和使神为形役的本质特征；“冷血人”就是指人类欲望从不会因欲望肉身的消灭而影响他人欲望的持续。按这个解法，《永远的尹雪

① 载《镇江师专学报》1998年第1期。

② 载《语文学刊》2007年第5期。

艳》阐释了深刻的人生哲理，告诫世人不要被欲望牵引，要控制欲望。小说阐释了人生的悲剧性特征，欲望是人存在的悖论：压抑欲望相当于人生已经终结，放纵欲望会加速人生的终结。

（三）“死神象征论”的解法

“死神象征论”是欧阳子的解法。白先勇的好友欧阳子为《台北人》写了一部评论集，题名为《王谢堂前的燕子》，在评论《永远的尹雪艳》的时候，她写道：“尹雪艳，以象征含义来解，不是人，而是魔。她是幽灵，是死神。”^① 欧阳子非常详细地阐述了《永远的尹雪艳》的死亡主题和尹雪艳的死神象征，见解独到而深刻，文学感悟力极强。例如欧阳子认为作者一再“用‘风’的意象写尹雪艳，就是为了影射尹雪艳是‘魔’，她体态轻盈，是象征她‘无实质’，她身上的温度、气味，无不透露出‘致命的妖气’；小说在形容尹雪艳的时候，多采用与巫术、庙宇有关的词汇如‘女祭司’‘观世音’等词语；叙述者还借用吴家阿婆之口说‘乱世出妖孽’，又写徐壮图的灵堂、僧尼念超度经，等等，这些都烘托出小说的‘死亡’主题。不仅如此，小说还用红色象征流血，用白色象征死亡，这一切都将尹雪艳与死神紧紧地捆绑在一起。

欧阳子的分析极有道理，从生命的角度看，尹雪艳的确可以看做死神的象征，用死神象征论也完全可以解释在她身上存在的几个谜团。“万年青”就是指死亡永在，死亡是人的本质，只要人存在，死亡就会存在，死神常伴人之左右。“煞星儿”就是指死亡时时刻刻威胁着人类的生存。“狐狸精”就是指死亡对人类充满了诱惑，人生而具有对未知世界、彼岸世界的向往，因而它永远诱惑着人类向它靠近。“冷血人”就是指死神永远不会同情他夺去性命的生灵。按存在主义的观点，人向死而生，因而人生来就对死亡有天然的亲切感。用宗教的观点看，向死亡的靠近就是向上帝靠近。按这个解法，《永远的尹雪艳》阐释了死亡是人存在的本质这一观念。死亡对人类充满诱惑，但是我们却要对它敬而远之，就如人们应该对尹雪艳敬而远之一样。

^① 欧阳子：《〈永远的尹雪艳〉之语言与语调》，《白先勇文集2·台北人》，花城出版社2009年版，第149页。

(四) “文化乡愁论”的解法

虽然尹雪艳是一个抽象程度很高的人物形象，但是仍然可以将其与人物所处的特殊地域联系起来。小说中的人物，都有从大陆到台湾的经历，他们之所以喜欢到尹公馆中聚会，是因为在这里可以体验到昔日的荣耀，吃到昔日的美食，勾起对昔日的回忆。大陆的诸多文学史对《永远的尹雪艳》以及它所处的小说集《台北人》的评价，都从文化乡愁的角度入手。有些文学史只是浅浅地一笔带过，但基本意思是强调台湾与大陆的文化隔阂，甚至有论者将《永远的尹雪艳》看做“描写台湾上层社会豪华糜烂、道德沦丧的生活”^①。这种看法离小说高远的立意已经很远。直接将《永远的尹雪艳》与文化乡愁联系起来的文章有周克平的《从〈永远的尹雪艳〉看白先勇小说的感伤情怀和悲剧色彩》^②，该文认为小说表达的是虚无主义、宿命论和不可知的悲伤主义情绪，以及面对“传统文化失落”而徒唤奈何的“文化乡愁”。该文的论点是主题论，而不是人物象征论，因此其结论并不适合用来对尹雪艳形象进行解释。

尽管我们不愿用现实主义的眼光将《永远的尹雪艳》狭隘地看做一篇政治文学或简单地抒发文化乡愁的作品，但是我们也不可否认从文化乡愁的角度可以看到小说对文化乡愁的反思性理解。结合上文所说的谜团，我们可以把尹雪艳看做传统文化的象征，是“台北人”的上海记忆、大陆记忆、故乡记忆的象征。“万年青”暗指“台北人”的文化乡愁永远也不会消失，而且他们记忆中的故乡已经定格，不会再发生任何改变，因而“永远不老”“永远不变”。“煞星儿”指的是“台北人”对故乡的记忆和思念最终会让他们付出沉重的代价，这是一种对永远记住过往文化的思维方式的警告与反思。“狐狸精”是指对故乡、过往生活方式的记忆对“台北人”永远具有巨大的诱惑。“冷血人”包含了“台北人”的沧桑、凄凉、无奈、悲伤的心态，是他们对现实的感悟，是被文化母体抛弃后对文化母体的体认。按这种理解，尹雪艳象征了一种文化乡愁，乡愁让他们找到了价值母体和记忆，但是被迫远离的现实又让他们的精神无比痛苦。虽然回忆无比

① 田中阳、赵树勤：《中国当代文学史》，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48页。

② 载《江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诱人，但是如果只剩回忆，不抛弃回忆，人们就将为付出沉重的代价：在现实生活中失去生存意义。

（五）“时间魔术论”的解法

尹雪艳不仅是一个特定空间中的存在，也是一个特定时间中的存在。小说的标题“永远”已经标明尹雪艳可以是一个时间的象征。“永远”可以有两个含义：一是表示时间的无限延续；二是表示时间的凝固不动。因此，尹雪艳就可以同时象征两种时间观念：她既是时间中永恒的存在，又是一个静止的存在，她是变与不变的复合体。对于任何人而言，时间都是这样一个充满悖论性的存在：一方面，时间永远不顾人的脚步，稳稳地向前流动；另一方面，任何人都可以在流动的时间中让时间静止。只要我们停止前进的脚步，时间的流动对我们而言就没有任何意义。所以，时间只是人意识中的一种观念。在人的观念中，时间既可以是动的，也可以是静止的，它极其神秘诱人。尹雪艳之“永远”，隐喻她掌控了时间，她生活在时间之外，而芸芸众生，却仍然在时间之中挣扎。尹雪艳成为时间的象征，自然对其他人就有了最强的诱惑性与摧毁性。

如果把尹雪艳看做永恒而无情的时间的象征，那么“万年青”暗示时间的永恒性，时间之所以永恒，是因为它自身不变，然而居于时间之中的人却永远处于变化之中，追求永恒是向不变的靠拢，但是如果人向不变靠拢，则必将摧毁人自身。“煞星儿”就是指时间摧毁向其不变性靠近的一切人。“狐狸精”暗示时间的永恒性对人的诱惑。“冷血人”暗示时间无情，世事沧桑，然而时间依然会不断向前，它并不会因为任何原因而停止它的脚步。因为时间既是变的，又是不变的，所以人永远只能被时间摧毁，而不可能摧毁时间。萨特曾说：“人毕生与时间斗争，时间像酸一样腐蚀人，把他与自己割裂开，是他不能实现他作为人的属性。”萨特对时间的描述，正与尹雪艳揭示的内涵相合。谁占有了“永远”，谁就消灭了自己。人的意义在于他所占有的时间是有限的。

（六）“命运无常论”的解法

上文提到的刘俊文章中的另一个观点，是说尹雪艳既是欲望的象征，又是命运的象征。刘俊认为人的欲望表现后面的终极形态就是命运，所以

尹雪艳又是命运之神的暗示和象征。他的主要理由是，命运总是“自在”地存在，总有自己的“旋律”和“节拍”，总在居高临下地俯察人间，这些都与尹雪艳的特点暗合。这个分析很有道理，尹雪艳的谜团确实与命运的特点有合一性。

如果把尹雪艳看做神秘的、迷人的、残酷的、无情的命运的象征，那么“万年青”指的就是命运的本质永远不变，命运恒常。“煞星儿”就是指命运的悲剧性，所有人的命运最终都是悲剧收场，人最终都得走向死亡，人的本质是一种悲剧性的存在。“狐狸精”就是指命运神秘莫测，对人永远具有诱惑性，几乎所有人都试图了解自己的命运。“冷血人”就是指命运无情，命运只按自己的逻辑演进，它能操纵人，而人不能把握命运。按这个解法，《永远的尹雪艳》是对命运的深刻理解。命运深不可测，具有永恒的魅力，但是命运却是残酷无情的，永远按自己的逻辑推进。命运无法被人把握，如果有人试图去了解命运，他面临的将是生存意义的丢失。

（七）“色空论”的解法

上文提到的周克平文章隐约谈到形成白先勇悲伤主义情绪的原因之一是他受到佛家色空观念的影响，但是他并没有继续讨论这一问题。我们之所以能够从《永远的尹雪艳》中读出色与空的内涵，主要有如下几点原因：第一，白先勇本人深受佛教思想的影响；第二，本小说的标题即有色空之意。在中文里，“尹”的意思一是治理，二是官名，三是姓。作者给人物选择这样一个姓，就赋予了人物一个“治理”“做主”的内涵。雪为白，暗含“空”之意，这源自《红楼梦》“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意指。艳是色彩鲜明、美丽之意，含“色”之意。“尹雪艳”就是“主空色”，既是色与空的复合，又在色空之外。此解虽有咬文嚼字之嫌，但却暗合小说之意。

在佛教中，色空观是基本观念，解释了佛家对世界起源的基本认识。“色”指有形有相的事物，形质之色包括了地水火风“四大”，一切有坚温暖动性质的东西都是色，人的身体也是“色身”。“空”用来表述“非有”“非存在”，物质均属因缘而生，其本质是空。用一个更易理解的说法，色与空类似于道家的有与无，“有”生于“无”，“无”生于“有”，因而“有

无相生”。佛教认为“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一切的存在，其本质皆是不存在。此观念极具辩证性，《红楼梦》云：“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有与无是一体两面，色与空也是一体两面。佛教对空的讨论极其复杂，各时期、各派别对空的解释都不一样，但其基本意思趋于一致，空就是不存在、无。“我空”指的是一切事物因不断流转，因而不存在常一的主体；“法空”指一切事物皆因缘而存在，因而事物并无本质规定性；“分析空”从事物的生灭变化上说明事物的不实在；“当体空”指用空的理法观察就可以说明事物的不存在；“但空”指空其实也是有的一种存在形式，即“妙有”；“不但空”指事物既有空的一面，也有不空的一面，空不遣有，有不离空，空中摄有，有内不空。

更简单地讲，所有的“色”（存在）的本质都是“空”（不存在），只要我们观察它的角度与方法发生变化。但是常人只能生活在“色”相中，他们不能认识到自身的存在其实是虚无的。只有悟到空是人的存在本质，才能超越俗人世界的喜怒哀乐，做到不喜不悲，无怨无怒。

上文说过，尹雪艳是色与空的复合，既在色相之中，又在空相之中，然而普通俗人只能看到她的“色”相，看不到她的“空”相，因此对她没有把握与掌控的能力，一旦被她的“色”相吸引而陷入其中，则不能自拔，为情欲所困。若进入“空”相，则认识不到自身存在的意义。尹雪艳过人之处秘密，在于她能够准确把握每个人的欲望，或让他们为其“色”相所迷，或为其“空”相所迷。说得更直接点，女人几乎都被其色相所迷，“好像尹雪艳周身都透着上海大千世界荣华的麝香一般，熏得这起往事沧桑的中年妇人都进入半醉的状态”；男人既为其“色”相所迷，又为其“空”相所迷，“为着尹雪艳享了重煞的令誉，上海洋场的男士们都对她增加了十分的兴味”。无论尹雪艳为何吸引住这些人，皆是因为这些人无法摆脱自身的欲望与贪婪，生活在“色”的世界。无论是不择手段地战胜竞争者用钻石玛瑙项链把尹雪艳牵回家的王贵生，还是要让尹雪艳在上流社会压倒群芳的洪处长，还是被尹雪艳的美貌与柔情吸引的徐壮图，都是因为抛不去世间的名利与虚荣。尹公馆中的常客，基本上都是要在这里找到昔日的荣耀，而他们在麻将桌上的战斗又是为利所困。尹雪艳之所以永远迷倒他们，是因为他们把尹雪艳看做“上海百乐门时代永恒的象征”，而“百乐门时代”正是他们处于俗世世界的巅峰的时代。对所有

这些在“色”的世界中挣扎的人们，尹雪艳总是“以悲天悯人的眼光”看着他们“互相厮杀、互相宰割”，因为尹雪艳既在色相之内，又在色相之外，所以她既能够理解这些人，又能掌控他们并看透他们。

综上所述，尹雪艳是色与空的复合体的象征。台北的“五陵年少”们继续生活在色相世界，而尹雪艳在供给他们色相世界的同时又生活在空的世界之中。尹雪艳身上的谜团可以通过色空论给予合理的解释。

“万年青”指世人对“色”的追求具有永恒性，因而尹雪艳就能永远为他们提供满足其色欲的内容。“煞星儿”指“色”对人具有永恒的伤害，因而凡是占有尹雪艳的人都将落得家败身亡的结局，正所谓“色字头上一把刀”，色在满足欲望的同时也伤害欲望的主体。“狐狸精”指“色”永远对人具有的诱惑，人无法摆脱满足色欲的欲望。“冷血人”说明了世人沉沦在色欲中的同时，色欲对他们绝无同情。因为空才是人存在的本质，既然人因色欲而将其肉身的有化为无，因而也就不需要对此转化抱有同情之心，而是恰恰相反，她帮助沉沦之人摆脱了色的控制，抵达了他的本质。

三 《永远的尹雪艳》中的色彩象征

欧阳子对《永远的尹雪艳》中的色彩讨论得很详细，但结论略显片面，因为她说本小说的色彩，几乎都指向了“死亡”主题。而事实上，任何色彩在不同的文化中都具有不同的象征意义，在同一个文化中也具有多元象征意义，而且很可能具有悖论性的意义。因为我们把《永远的尹雪艳》看做一个象征的文本，所以我们就不愿意将其主题固定在一个维度里，那么文本中的色彩也就不可能只有一种象征意义。下面分别讨论小说中各种不同的颜色可能具有的象征意义，不求全面，但求丰富。

（一）主色：白色

小说中出现“白色”或“银色”的地方一共有二十多处，还不包括“尹雪艳”这个名字中的“雪”。例如：

一个夏天，她都浑身银白，净扮的了不得。

尹雪艳是有一身雪白的肌肤。

在台北仍旧穿着她那一身蝉翼纱的素白旗袍。

像个通身银白的女祭司，替那些作战的人们祈祷和祭祀。

尹雪艳在人堆子里，像个冰雪化成的精灵，冷艳逼人。

一时亲朋友好的花圈丧幛白簇簇的一直排到殡仪馆的门口来。

尹雪艳以一个白色的精灵的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

白色在不同的语境中有不同的象征意义。例如从摄影的角度看，白色是除黑色之外的唯一“极色”。白色象征清静、素雅、圣洁、高尚、善良、哀伤、悲痛、纯洁、娇柔、清白、轻盈等意义。从西方文化的角度来看，白色还可象征高雅纯洁（如新娘要穿白色），诚实正直（如男人要打白领结）、善意（如 white lie 意为善意的谎言）等意。在中国文化中，白色又与“反动”“恐怖”等意义有关，例如白色恐怖、白色政权等。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电影《蓝·红·白》三部曲的创意来源于法国国旗的颜色。蓝象征自由，红象征博爱，白象征平等。所以，颜色的象征意义不可一概而论。具体象征何种意义要结合文本来看。

在本小说中，白色至少有如下象征意义：

象征灾祸（占有尹雪艳则必遇灾祸）；象征死亡（花圈白色、二男人死亡）；象征圣洁（尹雪艳具有圣洁气质，以致男女均为其迷倒）；象征神秘（尹雪艳身上的谜团，几乎所有人都不明白为什么被她迷倒）；象征冷酷（尹雪艳对她的猎物毫无怜悯之心）；象征悲凉（尹雪艳生活群体之中的人无不倍感世事沧桑悲凉）；象征空灵（尹雪艳是空的暗示，又是色空的主宰）；象征超越（尹雪艳入于其中，又超于其外）。这些象征意味并非单独呈现，而是作为复合意义呈现的，甚至是悖论性地呈现的。例如尹雪艳既是圣洁的，又是不洁的、招灾的；她既是死神，又是救主（女祭司）；她既冷酷，又极端热情；她既在色之中，又在色之外。因此，白色在小说中就不可能只有“死亡”的象征意义，而呈现为多组悖论性的象征意义。

（二）次色：红色

小说中比白色出现频率稍少的是红色，与白色一道形成丰富的象征意义层次。红色出现的地方往往是在死亡与威胁来临之前。

为了讨喜气，尹雪艳破例的在右鬓簪上一朵酒杯大**血红**的郁金香。发上那朵**血红**的郁金香颤巍巍的抖动着。

尹雪艳亲自盛上一碗冰冻杏仁豆腐捧给徐壮图，上面却放着两颗**鲜红**的樱桃。

吴经理眼圈已经开始溃烂，露出**粉红**的肉来。

吴经理不停地笑着叫着，眼泪从他烂掉了睫毛的**血红**眼圈一滴滴淌下来。

“回头赢了余经理和周董事长他们的钱，我来吃你的**红**！”

红色主要出现在尹雪艳与徐壮图以及与吴经理的交往过程中。见徐壮图之时，尹雪艳一反平日满身银白的装束，配戴了**血红**的郁金香，**血红**暗示徐壮图的命运。他最后被工人用一把扁钻从前胸刺穿到后背，**血红**的魔咒应验。吴经理烂眼的红色不断地加深，暗示他正在一步步走向死亡，“吃你的**红**”暗示死神已经向他张开血盆大口，离他越来越近了。因此，这几处的红色与死亡象征靠得更近。

若与前述人物象征意蕴联系起来，红色至少还可以有如下内涵：象征“红颜”，暗示尹雪艳是“红颜祸水”；象征灾难，暗示尹雪艳给人带来厄运灾难；象征死亡，暗示尹雪艳让得到她的人死亡；象征溃烂，吴经理从肉体到精神均已开始溃烂，隐喻台北人精神价值体系的崩溃；象征残忍，暗示上天对台北人的残忍。

红色本来是生命或顺境的象征，例如红心、走红，在此处又成为死亡与逆境的象征。所以红色在本小说中也是一个悖论性的象征，徐壮图的死和吴经理的将死都是他们解脱并获得新生的开始，生与死、顺与逆都是同一事物的两面。

（三）辅色：欲望之色

《永远的尹雪艳》除白、红二色之外，其他颜色都可看做欲望之色。例如：

桃红心红木桌椅

黑丝面子鸳鸯戏水的湘乡靠枕

黑丝面椅垫的沙发
 叼着金嘴子的三个九
 鞋尖点着两瓣肉色的海棠叶儿

与欲望之色相配合的是，小说中的味也是欲望与诱惑之味。

中山北路的玫瑰花店常年都送上选的鲜货。

整个夏天，尹雪艳的客厅中都细细地透着一股又甜又腻的晚香玉。

好像尹雪艳周身都透着上海大千世界荣华的麝香一般，熏得这起往事沧桑的中年妇人都进入半醉的状态。

到了下半夜，两个姨娘便捧上雪白喷了明星花露水的冰面巾。

案上全换上才铰下的晚香玉，徐壮图一踏进去，就嗅中一阵沁人脑肺的甜香。

这些色彩是欲望之色、暧昧之色。这些地方的色即是欲，通过色与欲的描写，并与小说中的“味”相配合，指向了尹公馆“温柔的死亡之乡”的意义。欲望与死亡并存，就让《永远的尹雪艳》的意义成为一个悖论性的存在。

象征的小说文本，其意义不是指向实在世界，也不是指向一个单一的概念世界，而是指向丰富的、充满悖论的意义世界。对于象征性文本的理解应该是开放的，不能定于一尊，不能固定其意义。充满悖论性的是，正是意义的不固定让意义固定，也正是意义的矛盾使象征性小说文本的意义达成了统一。就是说，无恒定意义本身，就是象征的小说文本的意义所在。

延伸阅读

1. 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第九章《符号修辞》，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本章主要讨论符号修辞的特点与类型，其中第5节讨论“象征”，从符号学的角度对象征的概念谈得相当清楚。

2. 欧阳子：《〈永远的尹雪艳〉之语言与语调》，《白先勇文集2·台北

人》，花城出版社 2009 年版。该文从《永远的尹雪艳》的生死主题展开讨论，认为小说通过丰富的表现手段表现了死亡主题。

3. 古继堂：《永不减光芒的艺术形象——尹雪艳》，载《世界华文文学》1999 年第 2 期。该文是 20 世纪 30 年代出生的老一代学者政治化解读的代表，文章引用作者本人在《台湾小说发展史》中的观点来评价尹雪艳：“白，象征着妖冶、象征着梦幻、象征着虚无和永恒、象征着残白的雪、象征着酷烈的光。这雪能把一切都埋没，这光能将一切都融化。因此，有了尹雪艳，国民党的大官小吏，巨商大贾，朝野人物都挨着死，碰着亡，一批批，一个个被那雪吞没，被那光融化。……她比《西游记》中的白骨精还要厉害十倍百倍。……但奇妙的艺术反差效果，却成了‘永远的尹雪艳’之不死，就是国民党之死，因为国民党是没有力量抗拒那雪的吞没和光的熔蚀的。”

4. 刘俊：《情与美：白先勇传》，花城出版社 2009 年版。该书以时间为序全面介绍了白先勇的人生经历与创作历史，对白先勇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参考。

5. 白先勇：《台北人》，国内有多种版本，推荐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2 年版。这是白先勇最好的短篇小说集之一，也是《永远的尹雪艳》所在的集子。该小说集被认为是 20 世纪中文小说 100 强之一，哈佛大学教授韩南赞扬其为“中国当代短篇小说的最高成就”。

思考题

1. 你认为还可以从哪些方面理解尹雪艳形象的象征意义？请举一例。
2. 请另举一个例子说明什么是象征的小说文本。

